

朱秀清 著



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

书生豪情

邓拓



邓

拓

书生豪情

邓 拓

朱秀清 著



书生豪情

邓 拓

朱秀清 著



书 名 书生豪情·邓拓

著 者 朱秀清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4 开(880×1230 毫米)

2.5 印张 21 幅图 57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297-5/K·81

定 价 5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

策 划	马 啸	汪稼明	
主 编	马 啸	宋焕新	
副主编	贺立华	邹宗良	郑训佐
编 委	于建坤	李正堂	林爱莲
	鲍时祥	徐荣街	

目 录

一 早年岁月

- 1 在“第一山”
- 8 “吾儿未冠即能诗”
- 11 书中有真意

二 青春之歌

- 15 别家苦读
- 19 入狱
- 24 和张东荪的辩论
- 30 寻觅“巨人”
- 33 “做一件扛鼎的工作”

三 烽火十年编战史

- 39 初见“巨人”
- 43 游击办报
- 53 战地浪漫曲

- 58 马兰村纪事
- 61 燕赵诗社
- 66 京剧《李自成进京》
- 70 第一部《毛泽东选集》
- 77 对新闻理论的探索

四 《人民日报》的风风雨雨

- 83 大转变
- 89 政治家办报
- 94 改版前后
- 104 学术研究之花盛开

五 殉道者

- 109 在《前线》
- 113 《燕山夜话》和《三家村札记》
- 123 抢救国宝及其他
- 132 魂归燕山

一 早年岁月

在“第一山”

邓拓故居在福州市内“第一山”。这里原是个高出地面几十公尺的小山区，有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堆积，后来人们在此筑居生活，逐渐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居民区，也不过二十来户人家。由于人们盖起的房屋，将一些较低的冈陵围了去，所以俗谚有“三山藏，三山现”之说。福州因城东的于山、城北的屏山和城西的乌石山而得名“三山”。邓家所在的乌石山人称“第一山”，相对来说，属于“藏”者。

乌石山的北端，有一条小溪流转而过，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塘，清澈见底，秀丽动人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它为“小西湖”。

乌石山山坡上有一株百年大榕树，绿荫如盖。

榕树生长在一块十多米见方的大石头的中间，将石一分为二。岩石上面镌刻着清代嘉庆年间文人楚麓材的诗：“鳞次台高势连天，百年乔木护云烟。休嗟陵谷湮池馆，且喜蓬壶近市廛。花鸟结成风月友，诗书留作子孙田。闲来徒倚层峦上，不尽岚光入翠巅。”邓拓的家，就紧靠着山坡而建。

1912年2月26日（农历正月初九）的清晨，邓拓在“第一山”的这个小院里呱呱坠地。疲惫的母亲疼爱地看了一眼儿子，对面露欣喜的父亲柔声说：“给儿子起个名字吧。”父亲望望屋檐下大红的灯笼和满院的爆竹屑，沉吟不语。这时，朝阳乍现，火样的霞光满院满室，当教员的父亲如梦初醒，脱口道：“旭初！生在旭日初升之时，便叫旭初好了。”于是“旭初”成了邓拓上学之前的乳名。

旭初的祖父邓燮香，为人正直淳朴，持家严谨勤俭，信奉读书上进，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愿耽误孩子的学业。祖母没有多少文化，脑子里却藏着许多故事传奇，极大地吸引了少年邓拓的兴趣。

邓父名仪中，字鸥予，学识渊博而思想开明，嗜书好学，刚直不阿。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科举中式，之后任广西县知事。其间目睹世态炎



邓拓故居——福州“第一山”

凉，国势衰微，痛感个人的无力回天，愤而辞职回乡做了中学教员。邓母严爱美出身贫寒，聪颖能干，嫁到邓家后几乎挑起整个大家庭的担子，把家拾掇得井井有条。

邓鸥予夫妇共育有四子一女：长子伯愈，次子仲超，三子叔群，四子季立（即邓拓），女儿淑彬。他们年龄相差很大，大哥比邓拓年长二十岁，小姐姐淑彬也比邓拓大六岁。

孩子多，家底薄，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仅靠邓鸥予一个人的微薄教薪维持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邓拓在年幼的时候，就要分担家务，学着做许多事：到房前屋后的竹林、菜地去拣树枝、扫树叶、挖姜、挖竹笋；到“小西湖”和小水沟中捞蛤蜊、摸小螃蟹；帮着家里收南瓜、摘豆角……

慈祥的祖母给邓拓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她的“讲古”。祖母特别喜欢讲英雄好汉的故事，像《水浒传》里的梁山好汉，《七侠五义》中的“双侠”“五鼠”……闽籍历史名人的传奇更让小邓拓神往不已。明代福建有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邓茂七，率众奋起，杀富济贫，号称“铲平王”。邓拓对这位“铲平王”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以至于长大后仍念念不忘，还曾仔细研究、

考证了一些明史资料，并写下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的诗句，以纪念自己的“英雄本家”。

教员出身的邓鸥予对子女管教很严，规定孩子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然后读书、写字、做早课，并把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”的诗句写在墙上，鼓励孩子们上进。他要求子女勤劳好学，绝不允许懒惰享乐，如果孩子做了被认为是没意义的事，邓鸥予就要用手指敲敲他的头，意思是说没有头脑。

出自书香门第的邓拓，自幼耳濡目染，四岁时就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背诵诗文、摹写大字了。二哥邓仲超是美术专科的学生，经常到乌石山写生作画，那株大榕树是他最喜入画的素材。邓拓这时每每牵了哥哥的衣角，一道儿过来玩耍。哥哥画画儿时，他总在一旁静静地看，幼小的心里生出几分艳羡。哥哥有时画累了，看到小弟眼热的样子，便将画笔给他，教他画上一笔，有时干脆让小弟自己信笔涂鸦。邓仲超画画的间隙，也爱描写诗石上的大字，小邓拓对这块与众不同的大石头也很感兴趣，哥俩儿便常兴致勃勃地将野草束成“扫帚笔”，蘸着清水在诗石上描划，一写就是老半天，乐此不

疲。又从城墙上搬回家两块大砖，用“扫帚笔”蘸着清水在砖上苦练。在《燕山夜话》中，邓拓仍不忘向大家推荐这一方法：“随便找到一块方砖，用一束麻绑成一枝笔，放一盆水在旁边。每天早起或者睡前，用麻笔蘸水在砖上写字，随写随干，极为方便，又可以省去笔墨纸张的消耗。”

不久，邓鸥予发现邓拓对书法、美工的偏好，便着意培养。他把自己收藏的古人字画拿给孩子观摩学习；悬腕练字，自己从旁指点，要求一笔一划都做到熟练流畅。就这样，邓拓学习了颜体、魏碑、章草等名家字体。

有感于世道的变乱动荡，邓鸥予笃信“多读书，读了总是有用的”，教育孩子“闭门读遍家藏书”。他藏书很多，以子部和诗集为主，兼及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，还有十月革命后传播的启蒙期的马列主义著作，如《史的一元论》、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等。邓鸥予给邓拓规定的“一日一课”即包括背唐诗，念《三字经》等。直到七岁上了小学，邓拓放学后依然要读书、练字。追忆童年的这段学习生活，邓拓于1949年曾写下“猛忆儿时课读虔”（《寄父》）的诗

句。他一生手不释卷、喜文好墨，便是邓老先生教诲的结果。

邓氏夫妇更注意培养孩子正直诚实的品德。以诚、信作为立命修身之本，并身体力行，时时刻刻不忘给孩子做出榜样。

邓家庭院里有一口深井，由于这里地势低，终年不枯。每逢天旱，附近人家的水井干涸没有水吃，邓鸥予总是让孩子告诉邻居自家井里还有水，并敞开大门让人来取。邓家右边是小山坡，坡上树木成丛，绿竹尤多，其中叶子宽大的“六月麻”毛竹，是包粽子的好材料。在端午节前后，严爱美总记着让孩子们采摘一些分送给左邻右舍。“第一山”的人家多是城市贫民，做小买卖的居多，附近也有农民，只有邓家是教员家庭。邓鸥予却为人谦逊，平易近人，从不倨傲。在教书之余，他还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儿医道，为邻居们号脉开方，使大家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也得到许多方便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家来求邓鸥予写副对联，邓鸥予从不嫌麻烦，总是欣然允诺。邓家在邻居们中间，口碑甚好，邓鸥予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热情尊敬的招呼声“邓先生！”邓鸥予以自己的所做所为告诉孩子

们。人要行得正，路要走得直。

在“第一山”的日子是令人怀念的。家长们清廉正直、淳朴严正的为人和严格有方的家教，使年幼的邓拓在人生之旅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父兄们用文化知识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神秘世界，使他得到了比一般孩子更多的乐趣。而生活的艰辛和周围的环境，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的吃苦精神——一种质朴、谨严的作风，并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增加愈渐充实和增强。

“吾儿未冠即能诗”

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，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。

同年夏，邓拓进入福州市闽侯小学念书，学名邓子健。不久，福州的学生响应五四运动，开展了“抵制日货”运动。后来发生的日本浪人驱打迫害基督教学生的事件，更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怒火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，声势浩大，后被反动军阀镇压。“闽案”震惊了全国。七岁的邓拓此时尚不谙世事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可能有多么深刻的理解，但

是，轰轰烈烈的罢课游行，热血沸腾的演讲宣传，痛心疾首的衰微国事，这一切都强烈地撞击着邓拓幼小的心灵，使他在似懂非懂之中对民族、对国家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，接受了社会的“第一课”。福州人民体现出来的顽强斗争品质和不可欺侮的民族精神，在小邓拓的心中点燃了一簇圣火，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、寻求救亡真理的契机。

1923年，邓拓进入福州市三牧坊福建第一中学（前身是清代创建的凤池书院，是福州较早的一所中学）。次年，肄业升入高中。1926年北伐军入闽，全市学校调整，所有高中都集中在乌石山师范学校，改称福建省第一高中。邓拓升入高中后读的是普通科文史地系。他的国文、史地成绩尤为突出，给老师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邓拓的口才很好，喜欢思考和辩论，课堂内外总追着老师请教问题，和同学们辩论学习和时事，很少有人能说得过他。在学校如此，回家依然：几个人在客厅或天井里高谈阔论，也常在山坡上、榕树下嬉戏散步。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，索性在邓拓家中过夜，抵掌而谈，抵足而眠，有时一直谈到东方既白。

他们在一起还爱做一种“诗钟”的游戏。

“诗钟”是文人的雅趣。三五知己，把酒品茗，以此为乐。任取意义绝不相同的两词，或分咏，如以“尺”、“蜂”为题：“灯下量衣催五夜（尺），房中酿蜜正三春（蜂）。”或嵌字，如以“女”、“花”为题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落花尤似堕楼人。”（集杜牧句），上下两句互不相干，但要求平仄严格，对仗工整。清代徐兆丰《风月谈余录》中说：“构思时以寸香系缕上，缀以钱，下承盂，火焚缕断，钱落盂响，虽佳卷亦不录，故名曰诗钟云。”

邓拓很小就观看这种游戏，父亲也支持他学习参与。现在有了要好的同学，做起“诗钟”来更是乐此不疲。有时，邓老先生也加入进来。

其时，青年学生结社之风甚盛，邓拓、傅衣凌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成立了“野草社”，取意野草之自生自发，期待春天的来临。学校紧邻乌石山的海天阁和积翠寺，社友们经常课余一起到那里谈文论诗，并自刻自印了社刊《野草》。高中毕业前，诗社的几个同学还曾在邓家的小山坡上合影，以志纪念。

自幼培养起来的对古典文学的热爱，为邓拓打